

试论敕欲谷对后突厥汗国的贡献

袁志鹏

(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 重庆 400037)

【摘要】 敕欲谷是后突厥汗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谋臣和干将,本文论述了他对后突厥汗国的杰出贡献:帮助颉跌利施可汗建立了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时期他东征西讨,使汗国走向了鼎盛局面;毗伽可汗时期他协助可汗巩固了后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的发展、壮大与强盛和敕欲谷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忠心耿耿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 敕欲谷;后突厥汗国;唐朝;汗国利益

敕欲谷是后突厥汗国的首位谋臣、重臣,以足智多谋著称,一生历任颉跌利施(682-691)、默啜(691-716)、毗伽(716-734)三位可汗,为后突厥汗国的建立、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贡献,后突厥汗国存在了63年(682-745),敕欲谷活了80余岁(646/647-726/727),^{[1](第92页)}可以说敕欲谷见证了后突厥汗国的大部分时期。目前学术界对敕欲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敕欲谷碑》的解释、对敕欲谷和阿史德元珍的关系方面^①,对敕欲谷对后突厥汗国的贡献关注颇少,本文集中讨论敕欲谷对后突厥汗国的贡献。

敕欲谷,古代突厥文写作 tonyuquq 或 tonuquq,来自古代突厥语 ton(元,头一个)加 yuquq(珍贵的),汉文名字叫阿史德元珍,^{[1](第108-109页)}阿史德氏是突厥王族的核心部落,敕欲谷自幼生长于唐朝,充当质子,因而有机会遍观唐朝的兵威礼乐和各种典章制度,熟悉汉族文化,这一独特的经历为他日后为后突厥汗国做出不可比拟的贡献奠定了基础。

继阿史那伏念起义失败以后,唐永淳元年(682),颉利之疏属——阿史那骨咄禄再次揭竿而起,偕十七人出走,以总材山(今内蒙古阴山腹地)为根据地同唐朝展开了游击战争,势力渐渐强大起来,得众约七百人,占领黑沙城(今呼和浩特北面)后,骨咄禄进一步集合亡散,部众达到五千人左右,乃主动出击,掳掠九姓铁勒畜马物资,军事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归顺的民众也日渐增多,骨咄禄趁机自立为可汗(颉跌利施可汗)。按照突厥的传统法制,重新组织和教导突厥人民,将突厥人民区分为突利和达头两部以治理之,以弟默啜为设(领兵官),咄悉匐为叶护(副可汗)。时敕欲谷在单于都护府(唐朝设立的负责处理唐朝北部边疆的民族事务机构)中任事,因错被长史王本立所拘,敕欲谷请求招降突厥部落以赎其罪,借机逃奔骨咄禄,骨咄禄得之大喜,以敕欲谷为阿波达干,专统兵马事,军国大事悉委之,敕欲谷一变为骨咄禄的重要谋臣和侍从官,后突厥因此而得以不断地掠夺唐朝北部边疆,壮大自身力量,而唐朝在和后突厥的军事对抗中,败多胜少。如永淳二年(683)二月,后突厥入掠定州,被刺史李元轨击败,当月,突厥又入掠唐的妫州,三月,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攻破唐的北部重镇单于都护府,杀司马张行师,唐廷遣胜州都督王本立(由单于都护府长史改任)、夏州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救援,无功而返;同年五月,后突厥又攻破唐的蔚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奉命率兵在朝那山北拦截北返的后突厥军,反为其所败,崔智辩战死,唐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欲废弃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州和夏州,赖丰州司马唐休璟力争乃免。中宗嗣圣元年(684)七月,突厥骨咄禄、阿史德元珍进攻唐的朔州,唐廷令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御之。武后垂拱元年(685)二月,骨咄禄、阿史德元珍入掠唐的朔、代等州,唐廷令阳曲道总管淳于处平及中郎将蒲英杰率兵往救,行至忻州,与突厥军遭遇,唐军大败,死五千余人。垂拱三年八月,骨咄禄及阿史德元珍再次入掠唐朔州,唐廷令黑齿常之为燕山道大总管以御突厥,双方激战于黄花堆,黑齿常之大败突厥军,突厥军散投碛北,时右监门卫中郎将裴宝璧见黑齿常之有功,欲效仿之,率兵越过沙漠穷追后突厥军,结果唐军惨败,裴宝璧属下精兵一万三千人,全军覆没,这是后突厥自立国以来对唐军的最大胜利。

后突厥汗国之所以能不断地成功骚扰掠夺唐的北方边境,不断地取得大捷,这固然同唐朝高层政局的动荡、同武则天上台引起的内部不稳有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像敕欲谷(阿史德元珍)这样熟悉唐朝北方边境事务的谋臣的鼎力支持、在于后突厥军队的同仇敌忾。后突厥汗国建立初期,物资匮乏,靠吃山羊和兔子度日,但士气高昂,人民的肚子是饱的,敕欲谷始终不渝地跟随颉跌利施可汗,为后突厥汗国尽

心尽力,才使后突厥汗国“国家成为国家,人民成为人民”。^{[1](第96、106页)}

后突厥汗国的建立,引起了漠北铁勒部落的极大恐慌和仇恨,漠北诸部落认为突厥可汗是勇敢的,其顾问是英明的,若让突厥汗国存在,“南边,他们(突厥人)将把你唐人杀死,东边将把契丹人杀死,北边,将把我乌古斯人杀死”,因此,“唐人,你们从南袭击!契丹人,你们从东袭击!我则从北袭击!不要让突厥 Sir(薛)人民的地方存有君主。如有可能,让我们消灭他们!”^{[1](第96-97页)}后突厥汗国设有消息灵通的谍报机构,很及时地侦知了这一消息,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骨咄禄听从了敕欲谷的建议,全权让敕欲谷指挥这场保卫战。敕欲谷亲自率领突厥兵马进攻于都斤山的回纥部落,回纥部落携其牛羊迁徙于独乐河流域,剩余的部分除战败死亡外,残余部众也归附了后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趁机建都于都斤山,以黑沙城为南衙。后突厥建都于都斤山的消息不脛而走,南边的人民及西边、北边、东边的人民都来臣服,汗国的人口逐渐增多。

天授二年(691),骨咄禄去世,其子尚年幼,弟默啜继位,是为默啜可汗,汗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敕欲谷向可汗请求带军出征唐朝,掠夺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摧毁了唐朝的二十三座城池,使诸城成为一片废墟。后突厥汗国的强大,引起了位于汗国西北及西部的黠戛斯、突骑斯以及西突厥十姓的极端仇视,他们在唐朝的支持下结成三方军事同盟妄图共同对付后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的情报机构,很及时地侦知了这一消息。为了打破这种军事同盟,挽救汗国于水火之中,默啜可汗发动了对黠戛斯和突骑斯的远征,敕欲谷率军克服重重障碍,翻过长满树木的山顶,从和茅一样深的雪中开道,袭击黠戛斯人于睡梦之中,打败了黠戛斯的军队,杀死了其可汗,使黠戛斯人民内属并归顺于后突厥汗国。

征讨突骑斯的首次战役完全出自敕欲谷之策划,是一次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案例。突骑斯系西突厥之别种,建牙于碎叶川一带,东北与东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九姓昭武)相接,东南接唐的西州和庭州,早在骨咄禄任可汗时,后突厥就曾征讨过,兵败而还。敕欲谷率军翻过无路可走的阿尔泰山,渡过无渡口的额尔齐斯河,连夜前进,于黎明时分抵达博勒齐尔河,^{[2](第875页)}但是,此时后突厥远征军得到的消息是突骑斯已集合了十万大军,而后突厥的远征军兵微将寡,取胜的把握寥寥无几,许多高级将领都认为班师为上,放弃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此乃光荣的失败,不为耻辱。但敕欲谷却认为“我们翻越阿尔泰山来到这里,我们渡过额尔齐斯河来到这里。他们以为我们来到这里是困难的。他们没有觉察我们的到来。上天、乌迈及神圣的水土会帮助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逃走?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人多就惧怕?我们为什么因为人少就要被打败?让我们进攻吧!”后突厥初战而胜,第二天,突骑施的后续部队投入战斗,战斗异常激烈,《敕欲谷碑》对这场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作了形象的描写“第二天,他们(突骑斯)如火一般猛烈扑来。我们交了战。他们的两翼比我们多一半。由于上天保佑,我们没有因其人多而害怕。我们交了战。达头设参战了。我们击溃了他们。俘虏其可汗。将其叶护和设在那里杀死。我们俘虏了约五十人。”^{[1](第103-104页)}

平定黠戛斯和突骑斯两国后,敕欲谷乘胜追击,征服西突厥之未服者,并以西突厥军队为导向,渡过珍珠河,翻过重重山峦,一直打到铁门关,“塞人、大食人、吐火罗人以及住在这边的以 Shuq 为首的粟特人民全都臣服于移涅可汗/小可汗(默啜子匐俱)。以前,突厥人民未曾到达过铁门关和称作“天子”的山。由于我谋臣使其到达那些地方,他们运

回了无数的黄金、白银、姑娘妇女、单峰驼、珠宝。颉跌利施可汗由于其英明和勇敢,曾与唐朝交战十七次,与契丹交战七次,与乌古斯交战五次。那时其顾问也是我(嗽欲谷),其前敌官也是我。为颉跌利施可汗,为突厥默噶可汗,为突厥毗伽可汗我出了力。”^{〔1〕}(第104—105页)

开元四年(716)六月,默噶被九姓拔曳古所杀,骨咄禄之子阙特勤(勒)联合亲信,诛杀默噶子小可汗匐俱及其亲信、后人殆尽,立其兄默棘连(默矩)为毗伽可汗,毗伽仁而好义,深知自己的可汗之位系由其弟所得,乃以其为突利设(左贤王),专掌突厥兵马之事,军政大权悉委之。早在毗伽继位前,由于默噶晚年的昏庸残暴,没能很好地处理国内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后突厥汗国所辖部众就不断降唐,如开元三年默噶婿高丽莫离支(高丽官名,相当于唐兵部尚书兼中书令)高文简、与蹉蹉都督思太,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屈额斤、苾悉颉力、高丽大酋高拱毅,合万余帐相继款边,唐廷令处之河套之南。同年,“十姓左五咄陆、右五弩失毕俟斤皆请降,葛逻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进朱斯、阴山都督谋落匐鸡、玄池都督蹋实力胡鼻率众内附,诏处其众于金山。以右羽林军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守大总管,节都赤水、建康、河源等军,屯凉州,以都督杨执一副之;右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镇军大总管,节都戎、大武、并州之北等军,屯并州,以长史王峻副之。抚新附,检钞暴。”^{〔3〕}(第6048页)默矩继位后,汗国内部的叛降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西方的突骑斯苏禄亦自立为可汗,和唐结盟,东方的奚、契丹也相继叛变后突厥汗国。为了应对这种复杂和严重的困境,默矩决定起用被废归在家的嗽欲谷,以重振后突厥汗国的雄风。原先,阙特勤发动政变、诛杀默噶亲信与后人时,嗽欲谷因其女为默矩的妻子(即后来毗伽可汗的可敦)而幸免于难,被遣归部落,嗽欲谷用事以后,开始实施一系列重振后突厥汗国的计划,首先是招徕唐朝的突厥降户。在后突厥汗国的招诱下,唐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阿悉烂、蹉蹉思太等率部纷纷重投突厥汗国。这些降户在一年前降唐时,单于副都护张知运尽收其武器,致使降户恼怒。当唐巡边官吏抵达北方边境时,降户纷纷向其控诉缺乏弓箭,无法射猎,生活没保障,唐巡边官吏令归还其所有的武器,但当这些降户重新拥有武器后,就发动政变,活捉了张知运,企图将其送给后突厥,朔方行军总管薛讷、将军郭知运追及之,突厥众溃散,释张知运而去,思太等又分降户为两道北走,东道者被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王峻追及,杀一千五百余人,生获一千四百余人及大量的驼马牛羊,西道降户成功地逃回后突厥汗国了。

默矩既得降户,势力略增,对唐单于都护府情形备详,欲南下掠唐边境,嗽欲谷谏曰:“不可,(唐)天子英武,人和年丰,未无间,且我兵新集,不可动也。”默矩又打算仿唐制,建都城,修佛、老庙,嗽欲谷又止之曰:“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一,所能与抗者,随水草射猎,居处无常,习于武事,疆则进取,弱在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若城而居,战一败,必为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疆术。”默矩认同其策,即遣使入唐请和,招致唐朝的拒绝。不久,唐廷又下诏讨伐后突厥汗国,开元八年(720),唐以拔悉蜜右骁卫大将军金山道总管处木昆执米噶、坚昆都督右武卫大将军骨咄禄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噶子左贤王墨特勒、左威卫将军右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毕等蕃汉士卒共三十万,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总管王峻统之,预计开元八年秋会集于稽落水,使拔悉蜜与奚、契丹分道袭击后突厥牙帐,捕获可汗默矩。默矩得知这一情报后,大恐,嗽欲谷献策曰:“拔悉蜜在

北庭,与二蕃相距远,必不合。唆与张嘉贞有隙,必相执异,亦必不能来。即当能来,我当前三日悉众北徙,彼粮竭自去。拔悉蜜轻而好利,当先至,击之可取也。”不久,拔悉蜜果引众逼突厥牙帐,知王峻等军没有按期到达,乃引兵返回,突厥欲击之。嗽欲谷制止曰:“兵千里远出,士殊死斗,锋不可当也。不如蹶之,邀近而取之。”距离拔悉蜜牙帐北庭二百里时,嗽欲谷分兵两道,一路由他道攻占了北庭,另一路向拔悉蜜远征军发起突然袭击,拔悉蜜众急归北庭,发现牙帐已被突厥占领,乃悉众向后突厥军队投降,嗽欲谷回军时,借机掳掠唐凉州,凉州都督杨敬述使副将卢公利、判官元澄等勒兵迎敌,元澄下令士卒挽臂弯弓,瞄准突厥军,时值天大寒,士卒手臂冻裂,无法张弓射箭,唐军大败,元澄脱身而走,杨敬述被免去官职,暂时代理凉州事务,突厥声威大振。嗽欲谷以最少的代价,不仅粉碎了唐策划的三方合围后突厥汗国的图谋,还成功地征服了拔悉蜜部落,并掳掠唐边境,击败了唐的河西重地凉州守军。在嗽欲谷的尽心辅佐下,毗伽可汗巩固了统治,恢复了默噶可汗时的盛况。^{〔3〕}(卷215上,第6051—6053页)开元十四年(726)或开元十五年(727),嗽欲谷去世,开元二十二年(734),毗伽可汗被其大臣梅录噶毒死,其后的继任者多在位不长,汗国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又昏暴淫乱,互相攻杀,后突厥汗国逐渐走向下坡路,属部也相继独立,天宝四年(745)回纥怀仁可汗杀突厥白眉可汗,后突厥汗国灭亡,此时距离嗽欲谷去世不到二十年。

嗽欲谷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及其对后突厥的忠心耿耿,使他赢得了时人及后人的高度评价。唐人认为“嗽欲谷深沉有谋,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4〕}(卷194上,第5175页)

樊圃先生在《六到八世纪突厥社会研究》一文中对嗽欲谷对后突厥汗国的贡献也有所论述:“这里不能不提到对毗伽可汗各项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的嗽欲谷 Tonynquq。嗽欲谷是最初追随骨咄禄重建突厥汗国的老臣,他在骨咄禄、默噶、默矩三任可汗时期,都担任高官。在毗伽可汗即位初期曾起过收拾突厥民心、安危扶亡的巨大作用。……嗽欲谷在毗伽可汗即位时已七十多岁,他出生在贞观四年颉利灭亡、突厥南迁以后。”“这个生于唐而受到汉族教育的嗽欲谷,辅佐毗伽可汗巩固了突厥汗国。”^{〔5〕}

【注 释】

① 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见:铃木宏节、罗新.嗽欲谷碑文研究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许浩福、陈鹏编译,陈伟校.国外突厥学研究概况(译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七章相关内容以及马长寿的.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61页等相关文章著作。

【参考文献】

- [1]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 [2]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3]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载.文史.第三十二、三十三辑.转引自吴景山.后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辨析[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上接第120页)

发展。只有死才能使人道主义更有说服力。所以,我们说:卡尔顿是为狄更斯死的,是为人道主义而牺牲的。

不管世人怎么看,人道主义究竟是不是真理,卡尔顿仍用鲜血祭奠了那个时代,狄更斯也继续坚持理想。铅华洗尽,风再起时,我们想起哥哥那首歌: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依依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哥哥死了,卡尔顿死了,狄更斯死了,他们都带着理想和信念死去了。可是他们的荣誉和信念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就像死了家里的人一样令人悲伤。小孩

会抬起无辜而忧伤的小脸问“狄更斯先生死了,圣诞老人会死吗?”^{〔6〕}或许是因为这点,我们才更愿意去深思其死之意义。

【参考文献】

- [1][2][3][4][5] [英]狄更斯.双城记[M].石永礼,赵文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6] [法]安德烈·莫洛亚.狄更斯评传[M].朱延生译.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